

金石萃編

掃葉山房

唐駝署

房北發行

萬矣時方□□國正□□朝延惟憂□

宣
口
曹
國
沛
丞
書
尚

成武令中山安意曹利□□

豐令下邳良成徐崇□□

故陳留府丞魯國魯□□□□

防東長齊國臨菑□

紀伯允書此碑

□嚴祺字伯魯

右斑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閭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斑耳其首書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迺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卽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爲建和元年歲又在丁亥則此碑所缺迺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爲可惜也故錄之集古錄

右武斑碑集古錄云云今以余家所藏本考之文字雖漫滅然猶歷歷可辨其額題云漢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知其姓武而官爲敦煌長史也碑云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勲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知其名字與氏族所出也又云

永嘉元年卒知其卒之年月也金石錄

右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任城武君名斑字宣張從事梁之猶子吳郡府丞開明之元子執金吾丞榮之兄也以冲帝永嘉元年卒碑者後三年同舍郎史恢曹芝六人所立字小石損官壽殘失威宗建和之元年開明爲其兄立闕刻其傍云宣張仕濟陰年二十五曹府君察考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天歿苗秀不遂闕以二月癸卯作碑以三月癸丑立相去浹辰之間爾碑云金鄉長河間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歲字雖不瞭然考柳敏碑云縣長同歲隸爲趙臺念素帛之義爲君立碑則知此爲同歲無疑蓋謂同年爲寮也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至於同舍爲之者唯武斑及柳敏兩碑夫一死一生而寮友之好不變如此彼有並游誣其懷金身後不能清酒者不可同日語也碑以假爲真以贗爲真以游以鄭爲真以曉爲奄以遼爲京隸釋武斑碑銘詞與後銜皆提行書之銜名之末有云紀伯允書此碑此又漢碑具書人姓名之一事也一小歐陽集古錄目云嚴祺字伯魯隸書今不見此文久矣据洪氏隸釋載是碑末云紀伯允書此碑下乃云嚴祺字伯魯曾魯一字未知孰是然驗其文勢則書

者紀伯允而非嚴祺也紀伯允三字上有闕文或是
口紀伯允則紀字是其名伯允是其字未可知也今
不能臆定矣武君爲吳郡府丞開明之長子仕爲
敦煌長史小歐陽以武君爲敦煌人亦誤也鞠謂此
作鞠凶鞠字上半泐不可辨或似有竹頭未可知也
按說文惟蹋鞠字从革或从卒其窮窮字則專从卒
蓋窮理罪人義取卒所以驚人卒字从大从羊一曰
大聲是也洪氏釋作鞠恐未是又微妙妙字其半泐
不可辨今諦審之亦似目旁蓋妙从女者非也茲未
敢遽定仍依洪本作女旁耳碑陰武氏碑三字在
穿之下字極大是楷書蓋後人所刻因其正面極泐
而刻此三字以識之也

兩漢金石記

黃司馬易得此碑會校正洪氏數處重摹付梓案洪
氏食其高賢下缺二字今碑作力少疑力是幼字謂
貪慕其高賢尚幼少也漢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
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
不拘年齒據武氏石闕銘云宣張案班字宣張仕濟陰年
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云云此爲高賢幼少之證晚
忽徂逝下缺四字今碑第四字是宮字正與韻叶不
享口者句今碑者上作看是看字士女懷愴下缺今

碑有旌字其下金門今碑作金石謂旌其行於金石
故下云令問不忘題名防東長一行下有嚴祺字伯
魯五字隔越甚遠凡此皆可補黃君所未備也

山左金石志

碑文云久伐鬼方據趙氏金石錄作克伐鬼方又官
族分析金石錄作官族析分

朱文藻校訂
隸釋存疑

按碑額稱武君之碑甚明白可辨集古錄題曰漢
班碑而不著其姓則歐陽所藏之本不獨字畫模糊
糊并其額亦未見也碑云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同
歲卽後世之同年漢刻中惟柳敏碑亦同歲所立
考敏以本初元年爲郡太守察舉在班後而其敦
同歲之誼則先後同也順帝末年匈奴背叛使中
郎將馬寔擊破之碑所云哮虎薄伐邦域旣寧者
殆指此事商周假覲卽遐邇說文無遐字華山碑
思登假之道楊統碑假邇莫不隕涕繁陽令楊君
碑假邇僉服皆遐字也列子黃帝篇而帝登假張
湛注假當作遐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顏師古注
假卽遐字其字从彳集韻云邈通作藐楊統碑勲
迹藐矣卽邈字歷世壙遠壙卽曠字孟子獸之走
壙也漢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壙入兮顏師古注

曠與曠同游夏之游作旂見於石經論語而周官大常十二旂及攷工記九旂七旂六旂四旂凡旌旗之旒皆省水作旂旂从放與偃同故名偃者或字子游至孔彪碑浮旂塵埃之外武榮碑久旂太學斥彰長田君碑乃始旂學則又借為浮游遊遊字矣領校秘郎鄭字與與通禹貢四隩既宅史記夏本紀作四隩既居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與

陸德明釋文云與或作隩其見於石刻者謹敏碑深明與隩柳敏碑隩處咸兮皆以隩為與而此碑則移下於右也哮虎之哮即號字大雅闕如號虎風俗通引作哮虎費鳳別碑魏大饗碑皆作號而此碑與武榮碑則皆作哮也曉忽之曉即奄字曉日無光也借為奄字平輿令薛君碑正與此同百遼之遼即寮字漢碑以遼為寮者甚多如高彪碑遼黨感慟楊統碑百遼歎傷謁者景君墓表百遼失氣夏堪碑官遼臨謁楊孟文頌百遼咸從李翊碑顯名遼嚆皆是特字體有遼遼遼之不同也碑又云二翼紫官者自芽微官看秒合誠圖云紫官太帝室也下文云領校秘郎則是司掌秘書之職秘書監官桓帝延熹二年始置此時未有專員殆

卽郎舍人兼領之其地清要密近紫微似謂輔翼紫宮也銘辭云庶仰其首微妙元通其與箕同李翊碑其先出自其子之苗字亦从艸此以箕山首陽况其高尚故下文卽云口然清邈也箕首並稱他文所罕惟見此碑

武氏石闕銘

銘高二尺二寸廣一尺八行行十二字今在嘉祥縣紫雲山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佐陟子宜四萬開明子宜張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失汧苗雪不遂嗚呼哀哉士女慟傷

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為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為郡從事宜張名班皆自有碑

錄金石

案二石闕方徑二尺高一丈五尺許銘文八行趙氏有專條洪氏則附於武班碑下班碑未詳察舉之歲此言其年廿五則舉孝廉後除敦煌長史薄伐匈奴邦域既寧久勞於外當有數年之事卒時約在三十內外矣

山左金石志

右漢武氏石闕黃小松司馬搜得之按後漢書桓帝紀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武班碑二月辛巳朔此闕

三月庚戌朔蓋承二月小月也綴宗名梁官從事有碑開明不詳何名官吳郡府丞見其子榮碑宣張名

班官敦煌長史有碑開明之元子榮之兄也宣張卒於永嘉元年其碑先闕十日立與闕同時起工故闕

文章連及之闕云曹府君察舉孝廉卽碑州郡貪其高賢闕云除敦煌長史卽碑到官之日竊吏士嗟虎

之怒薄伐云云闕云士女戀傷碑亦云士女懷愴也闕文載金石錄矣歿誤作云爰隸釋謂開明爲其兄

立闕今詳闕文乃開明兄弟四人爲父立者若爲兄立則始公何以稱孝子乎桂觀

按武氏之有碑者梁也班也榮也其見於此闕者則有始公綴宗景興開明其見於梁碑者有仲章

李章季立子僑東漢武氏閭閻之盛略可概見而范書中無一語齒及良可怪也銘內有云孫宗作

師子直四萬師子卽獅子此孫宗不知是石工姓名抑是孝子始公之子援武梁碑之例子僑稱孝

孫此孫宗無孝字似非武氏之孫雙闕直十五萬而師子直至四萬費視雙闕得四之一其刻鏤必

工疑其上亦有題字而不可見矣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

石高九尺九寸廣七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字今在襄城縣

惟以重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

通余台之川具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爲

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

于出般人秦律定帝位以漢祇薦後以子

于蓬路並難更隨園台瓊通堂先凡叱四

道坑高允難至於永平其有四車詔書開

余鑿通石門中禮元二西夷臣殘橋梁斷

絕子牛瓊瓊上則縣峻屈曲深巖下則入

輿廂寫輪彌平阿涼泥常陰鮮晏木石相

距利磨礪略臨危槍礪履尾心寒固與輕

騎遽尋弗前惠中帶狗蛇姪毒竭未秋截

霜稼苗支殘終幸不登匱饑之患卑者楚

惠尊者弗安愁苦之難驚可具言於是明

和故司隸校尉隸爲武陽楊君廉字孟文

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

百邇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

功飭爾要敵而晏平清涼調和為二文寧

至建和二事仲冬上旬漢中大守捷為武

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

明和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廉敷其辭

曰君德明二炳煥彌光刻過拾遺鷹清

八荒奉魁承杓綏億所彊春宣聖恩秋貶

若霜無偏謗二貞雖以方寧靜悉庶政與

取通輔至匡君循禮育常咸曉地理和世

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厥勳大節讜而

益明煥注卓今謀合朝情譯親即安有勲

有榮為鑿龍門君其繼繼上順什極下答

以皇自南自北四海波通君子安樂庶土

悅庭商人咸懷震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

紀功垂不朽載世二嘆誦

序曰明武仁和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

所歸勤二竭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哀中量漢

彈字產伯書佐西戎王戎字文寶主
王府君閔台道危難公宣六部道橋特遣
行丞事西戎韓服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

整字伯王後建趙誦字公梁案察中曹卓

行建佐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格下能平

易行者欣然驚伯玉即曰從署行丞

事守安陽長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

為坤以余為糾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錄

余嘗讀後漢書鄧騭傳有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

饑章懷太子注以謂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

者即於上字下為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

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

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其說甚辨學者

信之今此碑有日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

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

未必然也錄金石

右故司隸校尉楊君頌隸額在興元碑云司隸

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

中晚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邛大

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為語助此乃
后政頌其勲德故尊而字之不稱其名順帝紀延光
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蓋從其所請

也子午者長安正南山名衰斜者漢中谷名高祖開石門史策不書亦見鄠關碑平帝時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遂通子午永平之詔史亦闕文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叛斷隴道寇三輔入益州殺漢中守乃橋梁斷絕時也自明帝永平四年通石門至永初幾五十年自永初衰斜斷絕至延光四年凡十五年水經云百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卽秦人取蜀之石牛道楊君因而廣之蜀都賦岨以石門是也門在漢中之西衰中之北衰水南歷衰口北出斜谷趙氏云此碑有口中遺元二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予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爲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輒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章帝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后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卽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郡羌搖蕩西州詔隲將羽林軍五校士

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爲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四年以母病求還侍養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碑以余台爲衡祇爲抵牾爲滋蔭爲陰遠爲寮務狩爲驚獸衡爲禦縱爲縱橫爲喜積爲積西成爲西城高卽高字蓋卽塗字斷卽斷字脂卽脂字遽卽遽字尋卽尋字惠卽惠字蘊卽蘊字廐卽廐字釋卽釋字繼卽繼字

釋

楊厥碑高祖受命平關命字垂筆甚長所侵兩字許又空兩字方書其下一句文十七行其次序曰別行後一行低二字書趙邵等三人姓名又書王府君分運官屬事凡三行末行低七字書魏伯玉徙官每行三十字或有疎密不齊者宣和殿碑錄以碑爲最漢彊書考其碑云五官掾南鄭趙邵屬喪中最漢彊書佐西成王戒蓋三人主其事書佐則王戒之職非最漢彊書也集古金石二錄與鄭樵金石略俱作楊厥開石門頌續

水經注汚水上篇云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

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隗

為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

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一清按此

碑載張鳴鳳西遷注彼所親睹者憲更幣狩是惡蟲

敝獸安危所歸是安危所繫可補隸釋之遺褒字記

云洵陽縣心山漢宣帝時北平楊厥為漢中守經此

山有棲遁意不之郡學道感瑞見金羊因易姓羊氏

蓋傳聞之繆爾又晉書云山簡與譙郡嵇紹沛郡劉

謨宏農楊淮齊名即蜀中晚出碑其人也趙一清水經注釋

此頌磨厓刻於褒斜谷中洪氏隸釋所引楊淮碑今

亦拓得之與此刻同在褒斜谷中洪謂此在興元彼

在蜀蓋亦未之深考也頌為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

升所立其主鐫石之役者量漢疆王戎二人頌後低

格書之此已開碑後系撰書姓名之式矣量王皆承

五官掾趙邵之屬故於頌後復紀王君造作石積事

王君不特為楊之鄉人而政績復能繼之一頌而二

善備焉矣婁氏字原云斜漢隸皆作余健為皆作健

是蓋不獨此一碑為然或以說文無健字疑郡名當

从木是則未知二字偏傍孰為沿訛而木字篆勢與

牛之上半相似所當存以資考異也又婁氏摘附字

體謂漢隸命字垂筆有長過一二字者蓋指此頌然

此處特因石理剝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非可以律

隸法也以漢詆為洪謂詆是抵字愚按此詆字下無

點與詆不同當是氏字猶費汎碑以舐為氏也 碑

云王府君造作石積此積字婁氏不錄顧南原隸辨

引廣韻云積艸名類篇云一曰艸積詳碑文義蓋易

艸積為石也隸釋云以積為積非是愚按此頌塗作

莖彊作彊炳作炳多有加艸之文則此積字或即是

積字加艸之體爾洪氏之言未可遽非也 隸續云

碑文十七行今以石本核之全文凡廿二行此云文

十七行者蓋序日以後別計之也又按隸釋既知厥

為語助詞而隸續仍曰楊厥碑蓋亦沿諸家之誤而

亦因以見洪氏隸釋隸續之書非成於一時其中尚

不能無指柱處也又驗石本末一行書魏伯玉從官

乃於前文之下空七格書之耳非此行低七格也兩漢

金石記

文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建定帝位以漢詆焉詆即

氏字謂高帝興於漢中故定有天下之號曰漢猶陶

唐氏有虞氏之例也洪文惠讀詆為抵失其義矣槍

碣猶言槍唐古文唐爲陽碑又變爲碣其義一也股

躬疑卽股肱字核昂義與閑隔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楊君厥字孟文故水經注稱爲楊厥碑攷之華

陽國志則楊君名渙字孟文也洪适云厥實語助耳

非名文內有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于午出散

入秦以子午塗路並難更隨園谷復通堂光說與鄒

閣頌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云云合出散入

秦者散關也碑爲漢中太守捷爲武陽王升立以捷

爲捷用古字說文無捷字

關中金石記

按是刻書體勁挺有姿致與開通褒斜道磨崖隸

字疎密不齊者各具深趣推爲東漢人傑作然石

刻皆在褒斜谷中椎拓頗險臨池家或不盡得故

近人學之者少碑中命字升字誦字垂筆甚長而

命字幾過二格與李孟初碑年字相似皆漢隸所

僅見者文云惡虫蒂狩蛇蛭毒蠆隸釋云碑以蒂

狩爲斃獸昶謂敝獸惡虫對舉當是借蒂爲敝敝

慙通用與敝壞之義有別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

慙注云續漢書敝作慙是慙與敝同方言慙惡也

郭璞注慙慙急性也列子力命篇墨屎單至嘽嘽

慙慙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廣雅亦云慙惡也高郵王君念孫

疏證云釋名驚雉山雉也驚慙也性急慙不可生

朋必自殺也潘岳射雉賦山驚悍害南山經基山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

鵠鵠郭璞注云鵠鵠急性廣韻鵠鵠也鵠鵠亦

鳥之惡者是凡言敝者皆惡之義也周官司弓矢

句者謂之弊弓鄭注云弊猶惡也徐邈音扶滅反

弊與慙聲義亦同故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故書弊

爲慙矣廣雅又云瘞惡也疏證引玉篇瘞惡也怪

惡性也方言注云瘵怪惡腹也怪與瘵同怪又音

大結反說文跌蛇惡毒長也爾雅跌蛭注云蝮屬

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蛭子釋文跌大結反字

亦作蛭楊孟文頌云蛇蛭毒蠆毒蠆謂毒長也跌

與蛭蛭與惡聲義亦同昶案王氏之言甚核益二

語極言道中陰險之狀故多用惡毒字而借蒂爲

慙借蛭爲跌耳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碑高七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十八行行四十字後宋人題字二行今在曲阜縣孔廟

司徒臣雄司空臣奏稽首言魯前相瑛書

言詔書崇聖道勉口執孔子作春秋制孝

經剛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

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

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

人典王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

酒直須報謹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驪

驛對故事辟廬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

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

常各臨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

大司農給米祠里愚以為如璣言孔子大

聖則象乾以為藻制佐先世所尊祠用衆

牲長吏備爵今口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

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

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

他如故事臣雖臣戎愚竊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判曰可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官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戎字意伯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

誰司空戎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

其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應

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

元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

平斤長史事下守長壇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

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

藝雜試能奉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

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

魯孔蘇跡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蘇跡

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

之禮為宗所歸除蘇跡補名狀如牒平惶恐

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讀曰魏魏大聖法禁彌章相璣字少卿

平康高唐人令鮑曼字文公上黨毛留人

政穀稽古若重規矩君察舉守宅除吏

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

鮑君廷佐百石吏舍功垂天窮於是始口

後漢鍾太尉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

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

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

集古錄

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

金石錄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孔龢碑無額在兗州仙源

縣威宗永興元年立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云

鍾繇書碑載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

人掌廟中禮器魯相乙瑛書言之於朝司徒吳雄司

空趙戒奏於上詔魯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為

之峙瑛已滿秩去後相平復以其事上于朝子家所

藏石刻可以見漢代文書之式者有史晨祠孔廟碑

樊毅復華租碑太常耽無極山碑與此而四此一碑

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國二

也郡國上朝廷三也按孔僖傳云永元四年褒成侯

損徙封褒亭侯子孫相傳迄于漢末襲褒亭之封者

二人此碑與史晨碑皆在永元之後仍稱褒成又安

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韓勅碑陰有褒成侯建

壽卽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爾鍾繇以魏太和

四年卒去永興蓋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篆卽豕字恭卽

碑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平關司徒府司空府

及讚曰亦平關第八行制曰可高出一字司徒公司

空公題名在制可維陽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

齊貼碑者不曉古式多有翦去制字者亦有顛倒二

相題名者

續錄

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

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

矣

金龜琳瑯

此碑後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

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常獻帝初始為黃門

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稚

圭所按何圖趙戒字志伯今云意伯戒袁宏又作誠

石墨

鐘華

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

人往往缺之

盛時泰著潤軒帖跋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

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

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

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舉其石之多寡以別之水經注載此為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

吏卒

金石文
字記

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

百石卒史今本杜佑通典乃謬百石卒史為百戶吏

卒

應書
亭集

書名不書姓者以位列三公皆知為吳雄趙戒也唐宋告身章奏署名凡丞相不著姓者類此按范書百官志東西掾四百石以下秩比命士為百石屬其後

辟除通為百石但司徒公下凡祭祀掌省牲視濯則

有令史屬三十六人司空公下凡祭祀掌掃除樂器

則有令史屬四十二人而無卒史之名卒史見此碑

金石
後錄

集古作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隸釋作孔廟置百石

卒史孔龢碑金石略天下碑錄皆作司徒吳雄等奏

孔子廟置卒史碑

金石
錄補

孔麟孔子十九世孫與泰山太守孔宙博陵太守孔

彪皆弟兄行也令鮑豐曲阜令也乙異姓也漢有南

郡太守乙世前燕有護軍乙逸明乙瑄乙山也

金石
遺文

每見近日文移奏牘一事必再三繁複至於連篇累

紙而不休竊惟何不省簡乃浪費筆墨如此今觀此

碑乃知漢時其體便爾

盧府
題改

按百石卒史通典謬為百戶吏卒三國志謬與通典

同水經注謬為百夫吏卒山東通志關里志謬為百

戶卒史皆莫之正又康熙甲子

聖祖仁皇帝幸闕里謁廟畢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右

漢碑孔尚任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瑄置卒史

碎今謂之百戶碑

上問何為百戶碑尚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廟廷設官四

員典籍司樂管匏百戶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觀此知

魯人亦謬以為百戶也豈獨書籍傳寫之謬哉

金石
存

按闕里舊志載此碑文訛者不可枚舉如司徒臣雄

作司徒臣維後兩雄字皆作維司空臣戒作臣允之

臣美後而戒字皆作美勉六藝作勉六藝百石卒史

作百戶卒史後四石字皆作戶給大酒直作給大酒

直後犬字亦作大來行祠作夫行祠給牛羊分之下

各一之上尚有磨滅者三字今作給牛羊豕各一脫

去三字給米祠作給未祠臣愚以為如瑛言作臣愚以為宜如瑛言多一宜字孔子大聖作夫子大聖三月廿七日作三月二十七日壬寅之下司徒之上碑

有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十八字今全脫去選其年卅以上作選年四十以上後卅字亦作四十如詔書書到作如詔書到脫一書字行長史事卞作行長史事下敢言之司徒司空府碑係擡頭並無缺文今反法磨滅不知幾字為宗所歸除餘補名狀如牒作為宗所歸一除餘補名狀如牒多一一字死罪死罪上司空府作死罪上司空府脫去二字若重規矩作名重規矩乙君作之君漢隸為世所珍貴摹搨者衆後且益就剝蝕今尚有可辨者謹為考正如此

孔繼汾跋

碑云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按廉者察也訪也麟是人名或讀麟廉二字為人名非也洪氏所釋給大酒直犬字實與大字不侔而從來無言及之者以愚見度之似是犬字蓋即發字也既省發為犬又省犬為犬耳碑稱孔鯀脩春秋嚴氏經按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下邳嚴彭祖睦孟之弟子也朱氏經義考云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而其承師條下

所列治嚴氏者於漢史外遍徵詮釋而獨不及於孔鯀何也

兩漢金石記

碑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上公府書漢制王國相置長史一人猶郡守之有丞也卞為魯屬縣故守長得上行長史事其云守者未正授之名也書首相長史並列其後祇相一人署名史晨碑亦如此式蓋漢時公牘之例然也前稱司徒司空府後祇稱司空府當時必有故事今不可考太常有祠曹掾史百官志亦失載碑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蓋乙瑛有功於孔氏者二事察廉一也請置守廟卒史二也洪氏謂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而乙瑛書言之於朝廷未必然矣易說卦傳幽贊于神明釋文云本或作讚此碑正作幽讚神明可證陸氏之有本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勅碑云孔子近聖為漢定道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此碑亦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許冲上說文表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垂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春秋繁露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鹽鐵論春秋之治

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漢書淮南衡山反使仲舒弟子呂步治淮南獄應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載文志春秋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然則二碑言為漢定道為漢制作與諸書皆有合也

桂馥跋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三王世家並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為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云云昧死上言臣請立臣閔臣且臣胥為諸侯王云云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相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為二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則癸卯為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國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洪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案魯相晨祠孔廟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諱頓首死罪上尚書亦與此同文烏有知朔為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贅矣今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余按中

興之初猶存西漢遺制後漢書隗囂檄文云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己巳則為二十一日也吳氏之言信有本哉 碑首行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言臣雄臣戒愚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此即漢制三公奏事之式與獨斷所云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相合然誠惶誠恐頓首死罪字蔡氏略之不書今以碑所載可証其有遺典也

投堂金石跋

按後漢書廷尉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附見郭躬傳趙戒桓帝初以定策封尉亭侯附見其子趙典傳質帝紀本初元年閏月司空趙戒為司徒桓帝紀建和元年十月司徒趙戒為太尉三年十月免元嘉元年四月光祿勳吳雄為司徒二年十二月特進趙戒為司空永興元年十月司徒吳雄罷司空趙戒免碑稱元嘉三年即永興元年是年五月始詔改元故中隔兩月而紀元各殊也雄戒罷免亦在是年才三月後事耳戒以阿附梁冀傾陷忠良為清議所不齒故范史於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而此碑因魯相尊師崇道循例轉奏列名首行亦為金石之

玷讀者不可不知

宛令李孟初神祠碑

碑高四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五行行約三十字今在南陽縣

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李

字孟初

神祠之碑

□□舉孝廉除□郎中遷□史卒官□故吏

民追思德化開下更訊治立碑復祠下開下垣

宇樹木皆不開下中大入共案文□□□□

文開下永興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

宛令開下部勸農賊捕掾李龍南部開下屋

有宇祠義民令聽復開下時令琅耶開陽

貴君諱咸□□□□□□□□□□伯開下

□河南雒陽開下字天博□□□□□□□□

□□□□仲興開下掾吳定尉□功曹史

□□□□□□時開下夫劉俊琳文佐開下戶

□□□□□□伯開下吏佐□元舉□□□□時

賊捕掾李龍升高□□□□京□甫開下□

□□供功曹史左治□□□□□□時亭長

張河寧海□□唐譚伯祖開下

是碑歐趙洪以來著錄諸家皆未之及其當中穿處

日永興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以通鑑考之漢桓帝

永興二年甲午四月己亥朔七月戊辰朔則六月為

己亥朔無可疑者碑以立祠為主故不詳叙李君出

處之蹟蓋會舉孝廉官郎中官宛令又官益州刺史

卒於官吏民追思為立祠也賊捕掾官名不見於史

志碑文系於勸農則所謂各署諸曹掾史者史亦未

之詳也貴君以下則立祠之諸官姓名其令則益州

官也 婁氏漢隸字源云漢碑年字垂筆有長過一

二字者然此碑婁所不載也楊孟文石門頌命字則

以石紋斷裂適當垂處不遑寫下一字而引上脚使

長又與是碑年字不同兩漢金石記

此碑題首二行行約十五字文十三行行二十八字

第一行故宛令益州刺史云云字大三寸其文字僅

半之中有穿惜半摩滅不可復辨碑新出土故前此

金石家多未及載今錄其可辨者如右蓋因李孟初

官宛有德政義民因為立祠也書法疏秀似韓仁銘

當為唐蔡有鄰所本中州金石記

百官志五官為廷掾監鄉部春夏為勸農掾今碑正

與志合至云瑯琊開陽考地理志開陽屬東海至後

漢屬瑯琊郡國志瑯琊國有開陽是也左傳哀公三

年城啟陽卽開陽以避諱易之中大人其案文字蓋以宦者監視墓勒上石亦猶袁逢華嶽廟碑遣郭香寮書之比但一令長神祠至邈中貴爲之檢案亦莫

解其殊寵之由也

授堂金石跋